

观堂题跋选录(经史部分)

王国维著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

观堂是王国维先生的号。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清光绪三年(1877)生于浙江海宁。清末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做过南通、苏州师范学堂的教习，并任职学部。辛亥革命以后，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一九二七年卒，年五十。

王国维先生一生对史学、词曲、文字学、考古学以及古书版本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先生去世以后，他的一部分藏书归于北京图书馆。先生生前，对这部分书曾用过许多本子手自勘校，并从学术体系、版本源流等多方面，对各书做了考证，亲手写成题跋，识于书后。因使这部分图书的学术价值、资料价值以及版本价值，都显得格外珍贵。

北京图书馆收藏王国维先生题跋过的善本书不下百种，现将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题跋选录于次。其编辑体例，依所跋书的性质，按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而对其中的每篇跋文，整理时都进行了标点与分段，并将所跋书名、卷数、撰者、注者以及版本等，一一标出。

王国维先生的跋文识语，有的已见于《观堂集林》或先生的其它集子。但考虑到我们所收录的题跋，直接来自先生的手迹，同已

收入《观堂集林》的跋文与原跋核对，不但文字上颇有出入，叙述和论点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还是收了进来。

限于水平，在标点、分段、排列等整理工作中，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

· 经部 ·

书古文训十六卷

宋薛季宣撰

清康熙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

此书原文出焦弱侯家所藏宋本，后归傅是楼。中间缺一叶，刻本仍之。

己未二月晦得于沪渎，因记。 国维

《郡斋读书志·古文尚书十三卷》：“右汉孔安国以隶古定五十九篇之书也。盖以隶写籀，故谓隶古。其书自汉迄唐，行于学官。明皇不喜古文，改从今文，由是古文遂绝。陆德明独存其一二于《释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较陆氏《释文》，虽小有异同，而大体相类。观其作字奇古，非字书傅会穿凿者所能到。学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晁公武古文尚书序：“余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余，因得此古文全编于学官，乃延士张夔仿吕氏所镂本书丹刻诸石。石刻铺叙《古文尚书》三册三卷。盖唐天宝未废古书前传本中汲郡吕大防得之于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丰五年壬戌镂板，乾道六年庚寅帅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张大固等监刊。”

据晁子止说，则宋时《古文尚书》有吕氏木本与晁氏石本。薛本不言所出，然晁本刊于乾道，在薛氏成书之后，盖当出吕氏木本也。今吕、晁两本皆亡，宋时所传《隶定尚书》，独此本存耳。其书虽非开元内府本之旧，然郭恕先、夏英公所见者，当与此略同。当以《汗简》、《四声韵》二书所引古尚书校之。

国维又记。

尚书隶古定释文八卷

清李遇孙撰

清嘉庆九年宁俭堂刻本

此吾乡马古芸运判所刊。古芸尝游禾中，结吟社，与庆百先生交好，故为刊是书。《海昌艺文志》又谓其喜收藏名人尺牘，勒石十卷，今未见拓本，此本亦罕见。贵池刘氏以薛氏《书古文训》经文全行附入，刊入《聚学轩丛书》中。今睹此原刻，知全附经文者，乃刘氏所为。刘氏刊书皆艺风老人经理。此艺风藏本，则刘氏本即出此本也。 壬戌三月永观堂记。

又案，此本前有目录云：附录经文二卷续刻，则此本亦有经文，但不知已刻否？ 次月又记。

周礼注十二卷

汉郑玄撰

礼记一卷

清黄丕烈撰

清光绪十三年上海蜚英馆石印黄氏“士礼居丛书”本

己未十月七日以乌程蒋氏所藏徐氏原刊校此卷于永观堂。 静翁。

次日又以明翻宋相台岳氏本校此卷。岳本版式行款与徐本同，惟每下半叶左肩有“天官上”三字。每卷皆题某官某。岳本世未见全书，今得见明刊本，亦足珍也。

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

汉郑玄、唐孔颖达撰 唐陆德明释文

校勘记六十三卷

清阮元撰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

癸丑八月十一日读起，自十月十二日毕。冲远此疏，除大典制存魏晋六

朝古说外，可取殊少。其敷衍经旨处，乃类高头讲章，令人生厌，不及贾氏二礼疏远甚。若去其芜秽，存其菁英，亦经义得失之林也。

海宁王国维识于日本京都吉田山麓之寓居。

春秋繁露十七卷

汉董仲舒撰

一九一九年“四部丛刊”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六经道大而难知，惟《春秋》圣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没，莫不有传，名名于传者五家，用于世才三而止。其后传出，学散源迷而流分。盖公羊之学，后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说信勤矣。尝为武帝置对于篇，又自著书，以传于后。其微言至要，盖深于春秋者也。然圣人之旨在经，经之失传，传之失学，故汉诸儒多病专门之见，各务高师之言，至穷智毕学或不出圣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隐焉。董生之书视诸儒尤博极闳深也，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书，常谓仲舒之学久郁不发，将以广之天下，就余求序，因书其本末云。庆历七年二月 日大理评事四明楼郁书。”

此序各本皆有，《大典》亦有之。余见孔荭谷临钱献之校《大典》本，亦有此序，不知刊时何以遗之。 国维。

孟子音义二卷

宋孙奭撰

清道光二十三年许翰刻本

此日照许印林刊本，影宋本误字，此本俱已改正。惟卷下“吠夷始犬切”当作“姑犬切”。古读“吠夷”字如卷舒之“卷”，“吠夷”即“昆夷”之转，犹“袞冕”字亦为“卷”也。每篇下章数，影宋本或缺，此本亦俱补足。此书除士礼居本外，仅有此刻可正黄本之误，可谓家塾善本矣。 八月廿八日灯下，观翁又记。

音注孟子十四卷

汉赵歧撰

一九一七年印“吉石盒丛书”二集本

庚申正月廿一日，以宋刊大字本校勘一过。宋本每半叶八行，行大字十六，小字廿一，行款版式与日本仿宋大字《尔雅》同。《尔雅》末有李鹞款，乃南宋监中复五代监本。则大字《孟子》，亦当是南宋监本。世均以为蜀大字本，非也。此出宋重言重意本，虽有讹字，颇有胜于大字本者，故知书贵多见异本也。国维记于滬廬之永观堂。

是夕复以《音义》校一过，颇有此本合于音义本，而大字本不合者。又记。

孟子注十四卷

汉赵歧撰

一九一九年“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刻本

内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十四卷，每叶十六行，行大十六字，小廿一字，与日本复宋大字本《尔雅注》行款正同。《尔雅》后有李鹞书款一行，其源出于五代监本。此本避讳至孝宗，讳“慎”字止。而字体作瘦金书，当亦南渡后所翻北宋末监本也。考《孟子》刊本始于祥符，《玉海》四十三：祥符四年十月校《孟子》，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义》。然音义本每卷首行皆著章数，而此本无之。又文字颇与音义互异，则此本非出祥符本也。而行款乃与五代、北宋监本同，颇疑徽宗时监中别有刊本。（席益补刻成都石经《孟子》，亦在此时）此本字作宣和体，殆从彼本出也。版心有“关西”字，不知地名抑刊书人名？卷首有“蕉林图书印”，乃真定梁相国清标旧藏，乾隆中入内府。桂未谷《晚学集·与龚礼部丽正书》云：“当四库书馆初开，真定梁氏献《孟子赵注章旨》及宋槧《说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说文》非遗书，不为上。有识者或钞其章旨，流布世间，《说文》则仍归梁氏。”今观此帙，则当时虽未著录，实已进御矣。惜四库例不录单注本，遂令此书显而复晦。今上虞罗叔言参事既印行日本仿宋建安音注本，滬上又印行此本，以此二本与音义合校，殆可复古本之真。书之显晦，抑各有时欤！ 庚申五月海宁王国维记。

两汉五经博士考三卷

清张金吾撰

清道光刻本

丙辰秋作《魏石经考》毕，拟作《汉魏博士考》，已具大略，知绩溪胡氏有《西京博士考》，刊于钱氏《续蓺海珠尘》中，未之见也。八日乃于坊肆得此书，采取颇博，而殊无鉴裁，且欠条理。月霄为藏书家而未尝为学，宜其所得止于此也。此书世鲜传本，李申耆序见《养一文集》。孙子潇序，《天真阁集》亦必有之。然知有月霄此书者，鲜矣。八月廿一日 国维记。

次日复将卷三检核一过，凡名上加“、”者，皆谬误或出后世书，不可据也。光绪中甬上张氏刻入《花雨楼丛书》，即以此本上木。

尔雅疏十卷

宋邢昺撰

清光绪四年陆氏十万卷楼刻本

己未冬日，假乌程蒋氏宋刊本校。越二年，辛酉除夕录此清本。 国维。

此书乃蓺风堂物。蓺风老人歿于庚申，其书籍即于辛酉尽为书肆所得。余仅从肆中购此及许印林所刊《孟子音义》，聊为纪念而已。至此书宋刊本，余有跋，在《观堂集林》，不复赘云。 同日又记。

尔雅注疏十卷

晋郭璞 宋邢昺撰

校勘记十卷

清阮元撰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

戊午秋七月，以雪窗书院本校经注及音一过。 国维。

是月复以蜀大字本校经注一过，在行间者，雪窗本；眉头者大字本也。

《古逸丛书》本，号蜀大字本，其实出后唐监本，非出前蜀本也。雪窗本附音，与毋昭裔音略例同。然则雪窗本或反出蜀本欤？兹姑从俗，谓“古逸”本为蜀本云尔。

岳倦翁谓唐石本、晋铜版本、旧、新监本、蜀诸本与他善本，止刊古注，若音释则自为一书，难检寻而易差误。建本、蜀中本，则附音于注文之下，甚便

翻阅。雪窗本有音，又用毋昭裔音略，则殆出蜀中本欤？蜀有大字、中字二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雪窗本有音无句读，或重刊时删之。

广雅十卷

魏张揖撰 隋曹宪音解

明毕效钦刻五雅本

此书明刊本，自皇甫录本外，首推此本。胡文焕以下，便等诸自郤。王石臞先生撰《广雅疏证》，即以此为底本也。皇甫本，余曾见之，归安蒋氏、黄复翁以影宋本校过，其字佳于此本者无几。乙丑三月，自京师履道坊移居西郊之清华园，部署略定，因以疏证本校改误字，虽爱古籍者，或以此为杀风景事，然为读此本计，则大得矣。

晦日铺时永观翁记。

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十三卷

题汉扬雄撰 晋郭璞注

校正补遗一卷

清乾隆卢文昭刻“抱经堂丛书”本

丁巳季冬，以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所引勘一过。 国维。

是月复以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引勘一过。二书误引者不尽著，然大有佳处。

丁巳季冬初九、初十二日，以盛意园所藏宋李孟传本校于永观堂。李本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刊于庆元庚申，今归蜀中某氏。卢氏校记补遗，所载李文授本异同，与今所见本同者廿八事，不同者十七事，殊不可解。或卢所见非原刊欤？ 国维。

凡宋本异同校于行间，他书所引校于书眉。次日复以原本《玉篇》所引校于书眉，此与释氏二种音义，皆戴、卢二君所未见也。 又记。

二十日，复以李文授本再勘一过。此本分音与注，大误。因郭氏强半为注中字作音，非为正文作也。子云时音读，至景纯时已不可知，故但注晋时之音以儗之，此景纯之微意也。抱经先生校此书，极有功，然于此事未可了。郭注《尔雅》亦有音杂注内，后为妄人删去。然善本约尚未删此，亦音注不可分之一证。此本音注必须改从旧本。

卢校屡云宋本，不知曹毅本欤，抑其所谓李文授本也？

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疏证补残稿一卷

清代戴震撰 王念孙补

一九二四年王国维抄本

甲子长夏，检校大云书库所藏高邮王氏稿本，得石臞先生《方言疏证补》手稿八纸，草书荒率，殆不可读。乃竭三日之力写定之，得十九纸有奇。越三月，叔言先生又检得先生手书清稿，携以见示，又增得二纸。并以朱笔校其异同，合二种手稿，并不及一卷，盖所撰止于此也。稿中“郁收”一节注云：“说见《广雅疏证》”。则此稿草于《广雅疏证》既成（嘉庆元年）之后。

八月廿一日海宁王国维记。

乙卯二月，读文简所撰先生《行状》云：“尝作《方言疏证补》一卷，精核过人，晚年犹以精力衰颓，不能卒业为憾。”则信乎所撰止于此也！ 国维又记。

释名疏证八卷续释名一卷补遗一卷

清毕沅撰

清乾隆五十四年毕氏灵岩山馆刻本

明复刊宋陈道人本《释名》在日本友人富冈君劫家戊午四月借校一过，并录储序、吕跋于右。明本前有明无名氏手书“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新正十三日吴方山送此书”一行。前有“长乐”二字，朱文长圆印，“冯乙苍”三字白文方印附记于此。国维。

此为吾乡钱广伯先生藏书。戊午四月，以明复宋陈道人本校一过。闻吾乡查翼甫太守有元刊本《释名》，不知校陈本异同何如也。 国维。

皇象本急就章一卷王氏音略一卷

汉史游撰 清钮树玉校

清光绪江氏湖南使院刻“灵鹫阁丛书”本

戊午夏四月，以叶石林，宋仲温本校一过。（叶本异同注于行间）。

是岁六月廿五日，复以孙伯渊所称“索靖本”异同校于书眉。孙所据本与叶本同源，非“索靖本”，姑从孙序称之云尔。

同日并以《三希堂法帖》所刊俞紫芝释文一校。

孙本据其序所言，用法帖中所翻绍圣三年勒石本。孙云：“今绍圣本才一千三百九十九字。”与今所传叶本正同。叶本本有二千二十三字，至明始有缺字。疑孙所见法帖即翻刊华亭所刊叶本。其云“绍圣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乃不足据也。孙氏素颀预，于序中定为“索靖本”，卷末又谓之绍圣摹勒皇象本，殊可笑也。

七月十三日以三希堂所刊赵文敏章草本勘一过。

唐写本切韵残帙三卷

一九二一年王国维抄本

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残卷三，辛酉九月朔日写起，十九日写了，共五十三纸。 国维。

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以景照本校毕，又记。

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切韵》残卷计三种，第一种存上声，海至铎十一韵，四五行，韵字视他二种为少，注亦最简，当是陆法言原书。第二种存平声上东至鱼凡九韵，前有陆法言、长孙讷言二序。陆序前有“伯、加、千”一字一行。长孙序云：“又加六百字，用补缺遗。其杂口并为训解，凡称案者俱非旧说。”（今《广韵》前所载长孙序，无此语）。故此种中有新加字，如东韵蒙纽、洪纽下皆注十一加二，蒙纽下注二加一是。又注中称案者甚多，如东韵东字注云：“按《说文》，春方也，动也，从日”。又云：“日在木中”。铜字注云：“按《说文》，青铁也”。中字注云：“按《说文》，和也”。皆据《说文》、《尔雅》以正字形、说字义。而据《说文》者殆十之九，与长孙序中称案之语相合，此长孙讷言笺注本也。第三种存平上入三声，而平声又缺东、冬二韵。入声缺廿八铎至卅二乏。五韵中间复稍有缺佚，余均完具。此种有长孙讷言本所加字，而纽首不注加几字，又不存长孙案语。然平声下二仙，卷纽下鬣字；六豪，高纽下磨字；十六青，宁纽下宁字；廿一盐，銛纽下悬字，上声卅九静，静纽下、彭、靖、铮、三字，入声九月，伐纽下献字；十没散字；十五薛，列纽下鸞字；辍纽下剡字；十六锡，的纽下原字；十七昔，碧字，廿合，锺纽下馨字；廿一盍，罨字，皆注云新加。又有称案者，如平声下二仙，鲜字注云，案文为鱻；八麻，虵字注云，案文作蛇；十一阳，暘字注云，案文暘；萇字注云，案文羊桃；庄字注云，案文作莊；十七尤，枕字注云，按《说文》，原无点。裘字注云，案文求无点；航字注云，案文病寒鼻

塞；廿侵，针字注云，案文作鍼；廿三蒸，興字注云，案文作興。上声五旨，兕字注云，案文野牛而青；八语，所字注云，案文户斤为正；十姥，虎字注云，案文山兽之君，足似人足，故足下安人，此“儿”即是古“人”字；十六軫，軫字注云，此类合，从彡；廿三潛，版字注云，案文判；廿二马，马字注云，案文有四点，象四足；廿三感，菑字注云，案文作閻；卅五养，两字注云，案文；廿四铢为两；卅一有，姜字注云，案文从久。入声五质，昧字注云，案文作郝；十二黠，狃字注云，《说文》作黠；十四屑，截字注云，案文作巖；皦字注云，案文作皦；奥字注，案文从主作戛；十五薛，竭字注云，《说文》作渴；揲字注云，案文思颊反，阅持；剝字注云，案文刊新加；十六锡，秭字注云，案文；百廿斤，役字云，案文作役；十八麦字注云，案文从来作麦；十九陌，戟字注云，案文作戟；廿一盍，鰈字注云，案文作鮓；廿四叶，晔字注云，案文作此焔。皆称案字，又皆据《说文》为说，与长孙讷言笺注体例相同，疑亦钞长孙氏本而删去长孙氏注，仅钞陆注。上所举数十条，乃删之未尽者也。又此三种中以字迹言之，第一种为初唐写本，第二、第三种较后，然亦在开、天之际，亦足证前者为陆氏原本，后者为长孙氏笺注本或其节本也。

法言《切韵》，《隋书》及《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惟两唐志均有陆慈《切韵》五卷。日本源顺《倭名类聚钞》引陆慈《切韵》五十四条。日本僧瑞信《净土三部经音义》引陆慈《切韵》十六条。日本狩谷望之《倭名钞笺》谓慈即法言。案慈与法言名字相应，又隋唐间人多以字行，则狩谷之言，殆信中土书籍多云法言，罕有云陆慈者。惟《集韵》二冬，苓字（曾刻作冬，然今本夺冬字注及苓字，正文注中仍作苓不误）。注引陆慈曰：“苣苓冬生”。此本二冬有“苓”字，注云草名，而无“苣苓冬生”四字。其源顺、信瑞所引七十条见于此本中者，亦劣得其半。盖由此本注或有删节；彼所据本，亦或经后人增加，未可据以定词与法言非一人。彼所据者与此本非一书也。

法言事迹，史不概见。前人亦无考之者。案《隋书·陆爽传》，爽，字开明，魏郡临漳人。自齐入周，隋时为太子洗马。开皇十一年卒官，年五十三。子法言，敏学有家风，释褐承奉郎。据此，则开皇初法言与萧、颜诸公论韵，年甫逾冠，而诸公多显于梁、魏、齐、周之世，盖均法言丈人行矣。其受成书之托，盖即以此。《隋书》又云：“初，爽之为洗马，尝奏高祖云：‘皇太子诸子未有嘉名，请依春秋之义更立名字。’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曰：‘我孙制名，宁不自解，陆爽乃尔多事，扇惑于勇，亦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并宜废黜，终身不齿。法言竟坐除名’”。考太子勇之废，在开皇二十年九月。次年即改元

仁寿，法言除名当在此时。其序《切韵》云：“今反初服，私训诸弟，凡有文藻，即须音韵。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定之为《切韵》五卷。”是法言撰《切韵》，著手于开皇仁寿间，而成于仁寿二年也。

先儒以《广韵》出于陆韵，因谓陆韵部目及其次序并与《广韵》同，此甚误也。余曩考《唐韵》已谓《广韵》部次出于李舟，而陆韵次第必与《唐韵》相近。今见陆韵，足证前说不误。其与《唐韵》异者，则平声无移、諄、桓、戈四韵。上、入二声，準之上声，无準、缓、果三韵。入声无术、曷二韵。至其次序，则全与颜元孙《干禄字书》、吴县蒋氏所藏《唐韵》、徐楚金《说文解字篆韵谱》原本、夏英公《古文四声韵》相同，具详余《续声韵考》，兹不赘云。

光绪戊申，余晤法国伯希和教授于京师，始知伯君所得敦煌古书中有五代刻本《切韵》。嗣闻英国斯坦因博士所得者更为完善，尚未知有唐写本也。辛壬以还，伯君所寄诸书写照本，亦无此书。戊己间，上虞罗叔言参事与余先后遗书伯君，索此书影照本，今岁秋，伯君乃寄罗君于天津，则唐人写本，又出五代刻本之上。罗君拟付工精印入《石室佚书》中，以选工集资之不易，余乃手写此本，先以行世。原本书迹颇草草，讹夺甚多，今悉仍其旧。盖其误处，世之稍读古书者，类能正之。至其佳处，后人百思不能到也。因记其大略如右。辛酉冬十一月初十日海宁王国维书于海上寓居之永观堂。

唐写本唐韵残卷

影印唐写本

“《韵略》之得名，盖谓音韵各有畛略也。韵字从音，从员；略字从田，从各，皆一形一声，兹其大端矣。是书号《唐韵》，与今世所谓《韵略》，皆后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于一东下注云：德红反，浊满口声，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于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继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声去声亦然。则其声音之道，区分之方，隐然见于述作之表也。今之为韵者，既不载声调之清浊，而平声辄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盖自真字而来，学者由之而随声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书别出移、鬻二字为一部，注云：‘陆与齐同，今别。’然则今韵从陆本，疑此本为是。今韵降覃、谈于侵后，升蒸、登于青后。以古语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桢，夂字叶兵，疑今书为是。今书又升药、铎于麦、陌、昔之前，置职、德于锡、緝之间。方语白为薄，宅为度，烏为鵠，石为勺，锡、緝、职、德、声为最近，盖创始者多阔疏，而因仍者

易精审。此皆为学者之所当知，而举世不之问也。余得此书于巴州使君王清父，相传以为吴彩鸾所书，虽无明据，然结字茂美，编次用叶子样，此为唐人所书无疑。其音韵虽与《易》、《书》、《诗》、《左氏传》及“二汉”以前不尽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间而详其是否焉。若夫孙愐叔文校定今本，亦有增加书字处，要皆以此本为正。”

右魏鹤山《吴彩鸾唐韵》后序，王深甯《困学纪闻》、顾亭林《音论》、戴东原《声韵考》皆引其语，惜未见全文。丁巳夏日，余研究《唐韵》，作《唐韵别考》，亟欲睹此序，适闻归安刘翰怡京卿新得宋本《魏雀山集》，因移书求钞寄此文，亟录于此。如序所云则《唐韵》平声部次，此本虽缺如，亦可窥见大略。殆与夏英公《古文四声韵》部目，如重规叠矩矣。 国维。

广韵五卷

宋陈彭年撰

清康熙四十三年张士俊泽存堂影宋刻五种本

自昔韵癖字注以下，宋本无者，乃元、明人钞补。书虽不工，且多讹夺，尚是就一宋本影写，故其异于此本者亦略著之。

丁巳十一月冬至后二日，以武原张氏宋小字本校此卷毕。 国维。

张氏小字本，北宋讳惟避玄、殷、敬、贞诸字，余皆不避。南宋讳避构、音二字，而惇字不避，盖孝宗时刊本也。此本避讳至树字止，以前诸帝讳避之颇谨，盖犹治平中刊本。张氏复刊，改正误字甚多，实为善本。大抵小字本误者十之七，胜于此本者亦十之二、三。非见宋本不能知此本之可贵，非有此本亦无由知宋本之可贵也。 校毕并记。

东韵桐字下注睦州，小字本改严州，是刻于宣和三年以后之证。此本祖本与日本福井氏崇兰馆所藏者同，即毛斧季所藏者是也。当时所借以校此本之传是楼本，疑与宋小字本略同。以张氏所校改者，颇与小字本有合故也。然张氏所校改，大都出小字本之外。其小字本佳处亦不尽从，观于此校可以定其去取。然张校是者殆十得七、八，苟将《古逸丛书》本，即福井氏本与小字本合校此本，益当信张刻之善矣。

越六年，壬戌八月，以唐写本《切韵》、《唐韵》通勘二过，并标出陆、孙二家所有之字，庶几为家塾善本矣。 中秋日维记。

壬戌八月一日校起，至十五日校讫。眼力渐退，灯下不能作朱书，惟于下

午从事。而初次校《唐韵》时所用朱笔，不知何故，变作紫色，几与墨笔不能相辨。然明眼人自能别之。 中秋再记。

• 史部 •

史记索隐三十卷

唐司马贞撰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

庚申清明后四日，以复宋小字本《集解》、《索隐》校末二卷。小字本行款与中统平阳本同，然字体精整，当是元、明间杭州复本，平阳本恐不能如此，更无论游明本矣。 国维。

又案：宋小字本乃澄江耿秉刊本。耿本出于张杅，张本又出于蜀小字本，见于耿、张二跋。第中统本外，不知尚有覆本否，书此俟考。

又案：耿秉本每半叶十二行，小字本十四行，乃有自蜀小字本出，非耿本也，前说误。

逸周书十卷

晋孔晁注

校正补遗一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卢文昭刻“抱经堂丛书”本

庚申三月，以明刊本校一过。明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前有序，已将作序者姓名割去，盖欲伪为宋刊者。相其板式，盖自元本出也。 国维。

癸亥七月读一过，凡本书有韵处皆规之。因高邮王石臞先生《周秦诸书韵谱草稿》、《佚周书》、《穆传》、《国策》数种，意欲补之，故所分即用王氏部目也。 维又记。

南烬纪闻一卷

题宋辛弃疾撰

窃愤录一卷续录一卷

清同治十二年刘履芬抄本

此江山刘彦清大令履芬手写本。泐生，其别字也。光绪丁未夏五 海宁王国维记。

〔钦定〕蒙古源流八卷

清刻本

乙丑重九，假沈庵官保所藏芑植书室钞本比勘竟。钞本亦有脱落，然文字颇胜于此本也。 永观堂记。

十月初四日细读一过，尚多未详之处，其纪阿鲁台与达赖喇嘛干支，尤为舛驳。此由蒙人不能纪远之故，不能执是以议《明史》也。

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

一九二六年抄本

此本出汪鱼亭家钞本，旧藏丁氏善本书室，今在江南图书馆。丙寅春日，移书景写得之。因以江安傅氏所藏明弘治钞《说郛》本比勘一过。 清明后二日观翁记于京师西郊之近春园。

校正元圣武亲征录一卷

清何秋涛校正

清光绪小沔巢刻本

乙丑十月，用《蒙文秘史》补校一过。 观堂。

《元史·察罕传》：仁宗命译《脱必察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考明《文渊阁书目》六有《圣武开天记》一部，一本，阙，疑即此书也。阁本至万历间已亡，《内阁藏书目录》已不载此书。钱、翁两家之本，不知出于何所。数年前，在东轩老人座中见坊贾携明人所钞宋、元杂史、小说数十种，题为《云麓漫钞》者，中有《亲征录》一种，老人曾手校于此本上。今明钞本不识归何处，而老人手校本亦不得见。明钞足以是正此本之处必多，不知何时再得遇之。 次日又记。

又案：后询之傅沅叔，知东轩老人曾借沅叔所藏明抄《说郛》本校，非《云麓漫钞》本也。前跋失之记误，复正于此。

蒙古语“脱卜察颜”，义为总纲，此书体例颇似之。《秘史》蒙文标题亦有“脱察安”之目。然察罕所译，以《圣武开天》名书，似系此书。至虞伯生修《经世大典》时，谓以国书《脱卜察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则似指《秘史》，因此书既有察罕译本，又曾宣副史馆，殊与塔失海牙所云“非可令外人传者”不合。然则此录及《秘史》均有“脱卜察颜”之名，而此录特为公布之《脱卜察颜》欤？观翁又记。

丙寅新正三日，从傅沅叔借明弘治钞《说郭》本校勘一过。 观翁。

上灯日；在天津复借武进陶氏万历抄《说郭》本校数字。

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

清光绪三十四年叶氏观古堂刻本

卷首“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二行，即本书之标题，意盖谓《蒙古秘史》也。《元史·虞集传》：“有旨修《经世大典》，集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脱卜赤颜》，即脱察安。即谓是书即称国书《脱卜赤颜》，则文宗时尚无汉译，既不传诸外人，则元时亦决无槧本。然《日知录》谓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编类《华夷译语》，复取《元秘史》参考，则此时似已有译本。此书或修《元史》时所译欤？而译文缜密周匝，又似非修史时仓卒为，殆元宫中已有此秘藏译本，而明初传之欤？乙丑八月观翁识。

又案：《虞集传》“文宗以妥欢帖木儿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云云。是《脱卜察颜》所记，不止太祖、太宗两朝事，此本亦非完本也。 国维又记。

《元史·文宗纪》：“至顺三年五月，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兄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朶朶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是文宗时别有《续脱卜赤颜》。《虞集传》妥欢帖木儿事，当书于此书。至原书讫于何帝，则不可考矣。 九月朔日又记。

又，《察罕传》：“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云。案此书成于鼠儿年七月，即太宗十二年庚子。时蒙古尚未有文字，则原书当是回鹘文，或回回文。察罕所译，当是由回文译，或蒙文。自是始有国书《脱卜赤颜》，否则《虞集传》之语

不可解矣。又案，《文渊阁书目》六有元《圣武开天记》一部一册，阙。又卷五有《元朝秘史》二部。则《圣武开天记》非此书也。

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

清光绪三十四年叶氏观古堂刻本

丙寅十月，借涵芬楼所藏顾润莘景钞手校原本比勘一过。 观翁。

照景钞本校正者，以朱笔注于行间。其景钞本亦误者，粗读一过，共得一百四十九处，则于书根记之。他日浏览，当续有补益也。

蒙文元朝秘史跋

此本卷首书题下，有“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二行。曩顾千里跋此本，以为撰人姓名，余谓此即《元朝秘史》之蒙古语也。“忙豁仑”即“蒙古”、“脱察安”即元史之“脱必赤颜”，若“脱卜赤颜”，非撰人名。明火原洁《华夷译语》凡例云：“字下小注‘卜’字‘必’字者，皆急读合口音也，不用读出”。考元史之“脱必赤颜”，元史国语解，改作“托卜齐延”，“卜”字正作字下小注，则读为“脱察安”，固其所也。《元史·虞集传》“有旨修《经史大典》，集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已。’”案：既称国书《脱卜赤颜》，则当文宗时，此书尚无汉译之本。《乃察罕传》言仁宗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云云。考明《文渊阁书目》卷五，有《元朝秘史》、《续秘史》各二部。卷六有《圣武开天记》一部。则察罕所译，与虞集所请，自非一书。缘《圣武开天记》既宣付史馆，且至明初尚存，则与虞集国书之目，塔失海牙不传外人之言，不能相符，疑元时自有两种《脱卜赤颜》。其译为《圣武开天记》者，殆即今之《元圣武亲征录》。而虞道园所请以修《经世大典》者，则今之《元朝秘史》也。明郑晓《今言》四：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复令取《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谐其声音。则洪武中叶，此书已有译本。今案此书《元朝秘史》四字，明是明人所题，而续集卷一蒙文内中都字样，译文易为北平，即用洪武元年所改之名，则译译之事自在洪武元年以后。考宋濂《銮坡集》四，有吕氏采史目录序云：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元史》。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至于宁宗，总一百五十九卷。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阙略不备，于是奏遣使者十一人，遍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

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章贡吕仲善，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是月癸卯

即乘驿北上，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诏令、奏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文，则令译而成文。至冬十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计者八十，舁至行中书省，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洪武三年复诣阙上进云云。是洪武二年采史之役，实兼译事，此《元朝秘史》亦即所译番文之一。惜洪武三年重修时仅续成顺帝一朝事，而于已成之百六十九卷，未遑修改，故《元史》中讫未采入此书一字。宋濂《元史》目录后记虽云“凡前书所未备者，颇补完之”。盖亦一具文而已。此书吕仲善既上之史馆，故洪武十五年撰《华夷译语》时，得取以参考。今传本行款正与洪武本《华夷译语》相同，盖出一时所刊。前人误视为元槧本，盖未之深考也。

又案，元时《脱卜赤颜》实不止此。《文宗本纪》：“至顺三年五月，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兄往复奏答，其馀训敕辞命，及燕帖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置之奎章阁，从之。”又《虞集传》：“文宗以妥欢帖木儿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云云。其书体例同《亲征录》，抑同此书，虽不可考，而云续为《蒙古脱卜赤颜》，则与此书标题正同。意当尚有纪宪宗以下诸朝事者。惜乎，其仅传此本也。乙丑十月望日海宁王国维。

嘉庆乙丑七月元和顾广圻书于郡署之六一堂此款即在云字下双行写前有润费，后有顾印广圻二印。

顾校本前后有“张敦仁读过”、“古馥珍藏”、“子孙永宝”、“阳城张氏省训堂经籍记”并朱文，“阳城张氏与古楼收藏经籍记”白文，“十经斋藏书”朱文，“文章太守”白文，“顾莘蕢手校”白文，“荐染葆采兄弟之印”、“葆采”并白文，“杨慧生藏书印”朱文，“杨氏藏书”白文，“且圃金氏珍藏”、“圣清宗室盛昱伯羲之印”、“宗室文恣公家世藏”诸印。

顾氏手校景钞原本，旧藏盛伯羲祭酒家，今归涵芬楼。顺德李仲约侍郎、萍乡文道希学士，皆从盛氏景钞。叶刻原本，亦从盛本出。故以盛本校之，脱误尚不多。丙寅十月从涵芬楼借校一过，改正若干字。廿二日灯下国维记。凡改正一百廿九处。

元朝秘史注十五卷

清李文田撰

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浙西村舍汇刊本

李侍郎所著书若《西游录注》，若《双溪醉隐集注》，并多警说，实不能满人意。然此注亦然。然其说地理，亦有亿中者，当分别观之。文道希阁学标注，颇能诤其师之失，然亦不教尽言。光绪中叶，士大夫均不喜闻其过。王文敏跋阙特勤碑，至以宗室伯羲祭酒所释碑文，与侍郎异数字为翹朋友之过，则当时风气可想。虽然，何其隘也！ 乙丑十月十一日夕永观堂阅毕书。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苏天爵撰

清光绪五年谦德堂刻《畿辅丛书》二编本

《名臣事略》旧有阙叶，余见明季山阴祁氏淡生堂抄本已然，非自聚珍板始也。祁本黄复翁以元刊校补，今在南浔蒋氏，无由借校。今据陆氏《群书拾补》补录，聊备览观云尔。 丙寅夏王观翁。

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解四十二卷 存二卷三十五至三十六

元刻本

右增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存卷卅五、卅六两卷。书中敬、殷、贞、徵诸字皆阙末笔，相其纸墨字画，乃南宋建阳刊本。海虞瞿氏有至元丙戌重刊增入《宋儒议论杜氏通典议节》四十二卷，即出于此本也。其所列诸儒姓氏，自欧阳公至叶水心若干人，南宋惟东莱、止叅、水心三人，余皆北宋人。是此书编纂尚在南宋中叶。此盖当时科举之书，以《通典》作于唐代，故取宋人论制度之文，与古制相比附。《文献通考》附载诸儒议论，亦用此例也。癸亥四月奉召入都，下榻息侯先生斋中，息侯出示所收。

〔嘉靖〕海宁县志九卷

明蔡完纂修

附录一卷

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蔡志刊本今藏上虞罗氏大云书库，即拜经楼旧藏。去岁曾假读一过，今秋费京韩孝廉持赠此本，暇日当再假刊本校之。 丙辰八月十九日国维志。

原刊嘉靖《海宁县志》九卷，今藏上虞罗氏。前有兔床先生手跋，并嘉兴

唐鹤安观察三跋。有“崇德吕氏大雅山房心文家藏”朱文长方印。吴跋已见附录，唐跋录左：

此石门吕氏藏书，而拜经获于湖贾者，予从拜经得之。 戊辰四月记。

茗上吴良辅不渝初诺，槎翁特书于跋尾曰：“估而有士，行以表之。所谓观人必于其微也。彼士而为估行者，览之能无内愧！” 戊辰四月十八日鹤安手记。

凡例首列一条，与余昔日之议论相符。吾郡《赵图记》正坐是病。志乘体例自有一定，颁自朝廷，无应遵守，何秉笔者每自逞臆见，以炫寸华！若胜国诸志，皆能一遵定式。如蔡明府之草识，古本流传，何至删汰罕存耶！然以余所见，尤莫甚于《姑苏志》之于《卢志》，《赵图记》之于至元《嘉禾志》，书此以谗有识之君子。 次日又记。下有“鹤安平生真赏”朱文长方印。吴跋后亦有“兔床”二字连珠方印，“兔”白，“床”朱。

丁巳闰二月，假罗氏藏刊本校勘一过。此本与钱警石学博跋中所举六舟上人钞本合，盖与六舟本同出隆庆修改本也。惟罗氏所藏拜经楼本，乃嘉靖印本，未经修改。别下斋钞本，亦出拜经，而已多讹缺。学博据之以补六舟本，我辈生学博后数十年，乃得见原刊全帙，斯为幸矣。 国维。

景定严州续志十卷

宋郑瑤 方仁荣纂修

清光绪刻浙西村舍汇刊本

庚申九月朔，以南林蒋氏藏宋刊本校。宋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凡二日而毕。 国维。

宋本前后有“竹汀先生二跋，黄堯圃一跋，瞿木夫观款”一行。

东京梦华录十卷

宋孟元老撰

明末刻本

庚申孟夏，以乌程蒋氏所藏景元钞本校于永观堂。景本每半叶十四行，行廿二字。后有赵介之跋。而字体似元人，盖从元翻宋本出也。卷二末二条有删节，似元人所为。他皆以景本为胜。 国维。

水经注四十卷

北魏郦道元撰

明抄本

明抄本《水经注》四十卷，海盐朱邇先教授藏。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与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残本、孙潜夫所校明柳大中抄本，袁寿阶所校明景宋抄本，行款并同。取宋刊残本校此本，凡佳处、误处、与字之别构，一一相同。又取《永乐大典》本、孙潜夫校本、袁寿阶所校明景宋抄本校之，亦十同八九，盖即从宋刊本抄出也。今宋刊本仅存十一卷有奇，《永乐大典》本存二十卷，孙潜夫、袁寿阶校本存十五卷。余如柳大中本、归熙甫本、赵清常本、陆孟皀、钱遵王、顾抱冲诸家所藏旧抄本，均已不可踪迹，而此本独首尾完具。今日郦书旧本，不得不推此为第一矣。

余既以此本校于朱、王、孙刊本上，以与旧校宋刊残本、《大典》本相参证，复以宋本、《大典》本所阙，此本所有诸卷，就戴校聚珍本勘之，知戴本于明抄佳处，亦十得八九。盖本于《大典》，其有明抄不误而戴本仍从通行本，或别改者。

如颍水注：“颍水又东迳项城中，楚襄王所郭以为别都。都内西南小城，项县故城也。旧豫州治。”诸本并作“旧颍州治”。案预者，豫之俗字。项县，汉、魏以来属豫州汝南郡，至后魏孝昌四年，始置颍州，不得为项城地。而天平二年置北扬州，乃治项城。是项县故城，当是旧豫州治，不得为旧颍州治。且下注云：“又东迳刺史贾逵祠。”刺史上不冠州名，乃承上豫州治言之。《魏志·贾逵传》，逵为豫州刺史，其证也。

沔水注，引《世本》：“舜居饶内。”明黄省曾刊本同。饶内，诸本并作“妨内”。案饶内，乃羸内之讹。唐写本《尚书释文》于尧典末出“羸内”二字云：“羸字又作羸，居危反。又水名，内音纳，如锐反。”《周语》“武王反，及羸内。”韦昭云：“羸内，地名。”宋庠《音义》云：“上音妨，下音纳。”今案本或作羸，非是。《古文尚书》作羸，与妨同。案“羸”字，无读居危反之理，宋说非是。然可证是梅本《尚书》妨内本作羸内。羸、妨，声相近。羸、饶字相近，因讹为饶矣。

温水注，“林邑治典冲。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后去象，有林邑之号。”诸本并作“后去象林”，林邑之号。案郦意谓林邑国号本出象林，但省象字，故号林邑。若如清本，则不可通矣。

叶榆水注，“晋《太康地记》封溪县属交阯，马援以西于治远，路途千里，分

置斯县。”“西于”，诸本并作“西南”。按：《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交趾郡并有西于县，下注云：“其次一水东迳封溪县南，又西南径西于县南”。则上注亦当作“西于”明矣。

馀如汝水注，“筠柏交阴”，诸本“阴”作“蔭”。渠水注，“卫褚师圃亡在中牟”，诸本“圃”作“固”。又“徙邦于大梁”黄本同，诸本“邦”作“都”。“以为夏州后灭之”，诸本“灭”作“城”。阴沟水注，“从事史右北平无终牟化”，诸本“牟”作“年”。获水注，“蠡南如西”，诸本作“蠡台而西”。戴本作“蠡台如西”。又“东与淖湖水合”，诸本“淖”作“澤”。又“顾访病姬即其母也”，诸本“姬”作“姬”。瓠子水注，“扬雄《河东赋》”，诸本“东”作“水”。泗水注，“诸孔氏丘封”，诸本夺“丘”字。巨洋水注，“追至巨昧水上”，诸本“昧”作“洋”。唯黄本作昧。淄水注，“淄水未下”，诸本作“来山下”。沔水注，“温泉水冬夏扬汤”，诸本“扬汤”作“汤汤”。涘水注，“初流浅狭，后乃宽广”，诸本“宽广”作“广厚。”江水注，“吾斗大极”黄本同，诸本“大极”作“疲极”，戴本作“大亟”。又“刘备自涪攻之”，诸本并作“自将攻雒”。叶榆水注，“江北对交趾朱戴县”，诸本“北”作“水”。并以此书为长，而戴校均与诸本同，与此本异，不识此本与《大典》颇有异同，抑由戴氏失校或改从诸本？

要之，宋本、《大典》本既残阙，益感此本之可贵矣。三百年来治郦书者，殆近十家，然朱、王、孙虽见宋本，而所校不尽可据。全氏好以己所订正之字，托于其先人所见宋本，戴氏则托于《大典》本。而宋本、《大典》本胜处，戴、朱二校亦未能尽之。今欲校此书，自当以此本为主，而尽列旧本异同及诸家订正之字于下，亦今日治此学者之一亟务欤！ 甲子十二月十九日海宁王国维记。

水经注四十卷

北魏郦道元撰 存三十七卷一至十九、二十三至四十。

一九一九年四部丛刊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宋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亦有二十一字廿二字者。避讳如敬、镜、殷、朗等，皆北宋，不及南宋。存卷十六至十九，又三十九、四十两卷。上角大半残缺、十七卷末有东坡居士白文印。

此沈乙庵先生所校宋刊本一卷有半，其卷十六至十九四卷未及校，壬戌三月五日乃传校于此本上。 国维记。

西游录一卷

元耶律楚材撰

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抄本

足本《西游录》，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旧钞本，丁卯春日，神田豊庵学士录以见示，因手钞此本。

金石苑一百二十一卷

清刘喜海辑 况周颐编次

稿本

诸城刘燕庭方伯《金石苑》稿本，共六十一册，今在上海涵芬楼。内：《长安获古编》一册，《昭陵复古录》五册，《洛阳存古录》十七册，《鼓山题名》、《乌石山题名》各二册，《杂碑》二十三册。写录之式与其行款颇不画一。间录前人或同时诸家跋语，方伯亦或自跋其后。大兴徐星伯先生通阅全稿，所加校籤甚多。其余为《跋尾草稿》二册（皆跋三巴香古志者），目录九册。其目录存造象、题名、经幢、墓志、杂碑五种，又有《嘉荫篋金石目》、《金石补编目》、《洛阳存古录目》，凡八种。嗣涵芬楼又得仁和胡次瑶孝廉所编《金石苑序目》手稿二册，其子目亦凡八种。一《长安获古编》，二《刘氏古泉苑》，三《泥封印古录》，四《嘉荫篋搜古汇编》，五《洛阳存古录》，六《造象观古录》，七《昭陵复古录》，八《三巴香古志》，颇与原目相出入。方伯之为此书，孝廉实佐之。孝廉序《嘉荫篋搜古汇编目》云：“壬子之秋，余为方伯《编金石苑》目次，得十种。方伯谓余曰‘余尚有六种，葺而未成，其体例，标目已定矣。’”序中复列举六种之目曰《东武怀古录》，曰《造象观古录》，曰《宝甃玩古录》，曰《扞槃说古录》，曰《要言汲古录》，曰《奇觚抉古录》。

余合原目及胡目观之，知方伯此书兼用以地分类及以物分类二法。其以地分类者，若《长安获古编》，若《昭陵复古录》，若《洛阳存古录》，若《三巴香古志》，而未成之《东武怀古录》与焉。其以物分类者，若《刘氏古泉苑》，若《泥封印古录》，而未成之《造象观古录》、《宝甃玩古录》与焉。其为此二类所不能收者，为数至颐夥，则编为《嘉荫篋搜古汇编》，此《金石苑》之编纂大略也。然方伯所录金石文字，至为浩博。中间盖欲删王氏《金石萃编》所已收者，而存其所未见者，于是有《金石补编》之目。其《嘉荫篋金石目》，又当为最初之总目。此皆编纂时所旁出而与本书无与者也。

考方伯之卒，在咸丰癸丑春日。壬子秋之目，当为其最后所定。其时《金石苑》已得十种，《胡目》所载八种，除《造象观古录》为后六种之一外，仅得七种，余三种则未见其名。案刘氏原目以物分类者，本有墓志、题名、造象、石幢、杂碑五目。杂碑之目与胡编之《搜古汇编》目大同。造象一种，胡氏后编为《造象观古录》。然则已定十种中，不知名之三种，当为原目之墓志、题名、石幢无疑。今稿中有鼓山、乌石山诸题名，自为一帙。刘氏已刊者，又有苍玉洞题名，是其证也。推其命名之例，亦当云《墓志闡古录》、《题名集古录》、《经幢证古录》，而今已不可考矣。近者，上虞罗叔言参事欲编刊所藏金石拓本，而病其繁重，乃先后为以时分类，以地分类，以器物分类之书，各若干种。复以无可归类之小品，别为一书。而全书之成，殊匪可豫期。方伯之书亦视此矣。

此书各种惟《三巴春古志》已刊行，《长安获古编》金文一部，板曩在京师，丹徒刘氏得之为补刊器名，印行。其余各种，惟存此稿本。而稿本中亦惟《昭陵复古录》碑二十六通皆全，余并有阙佚，顾尚可得十之五、六。临桂况夔笙太守据此稿编次为《昭陵复古录》十卷、《洛阳存古录》三十二卷、《乌石山题名》三卷、《鼓山题名》六卷、《嘉荫篋搜古汇编》七十卷。其造象、经幢、墓志、杂题名，阙佚颇多，并入《汇编》中。虽与原目不能尽合，然前后二目具存，可以见当时搜讨之勤且富矣。

胡氏名琨，字美中，又字次瑶，仁和人。道光甲辰举人，候选训导，殉咸丰庚申之难。余藏胡氏致劳季言手札，述《校说文系传》事，语甚精确。其编次金石，亦皆有法。学问淹雅，当时无赫赫名，今更罕知其姓氏矣。咸丰后第一庚申，十二月廿七日立春。海宁王国维。

内阁藏书目录八卷

明张萱等撰

一九一三年张钧衡刻造园丛书本

以此目与《文渊阁书目》比较，所亡之书，以笔记、诗集为最多。而地志一门所储者，皆嘉靖以后新修之本。旧目中之旧志、新志两目，乃无一存者，吁！可异已。笔记、诗集之亡，可由窃书者所嗜解之。古地志之亡，盖由当时既收得新志，以旧志为无用别置他处，遂不见于此目，真可惜也。

竹垞跋《文渊阁书目》，谓以此目校之，十不一存。余以两目比较一过，知正统藏书至万历时尚存十分之五。且此时内阁藏书，固不尽于此目，如释、道二氏，并地理书，当时共占十厨，不应此目中仅存《山海经》、《水经》及《营造法式》三种。盖小学、类书、术数、方技诸书亦然，另行度阁未及编入书目耳。又此目载《水经》仅存一册，而今日大库所出者，乃有四册，足徵此目之未备矣。甲子三月廿八日伯隅记。

周子美先生将《南浔镇志》 手稿四卷捐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现在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的年已八十六岁的周子美老先生，最近将他的手稿《南浔镇志》四卷，捐赠学校图书馆，受到学校领导的赞赏，并发给了奖状和奖金。

周子美先生是浙江南浔人，早年曾长期工作于著名的嘉业堂藏书楼，他利用其中丰富的文献资料，并随时留心耳闻目见的现实资料，化了二十几年的功夫，撰写完成这四卷地方史志，这种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

南浔虽仅为浙西一个小镇，然自南宋以来，名家辈出，文化发达，至明、清为尤盛，所以编写地方史志者也代不乏人。今之存者，据朱士嘉先生《中国地方志综录》所载，尚有道光20年范来庚钞本、咸丰、同治年间汪日楨本和民国12年周庆云本三种《南浔（镇）志》。汪志板毁已久，流传尚多；范志全者仅有一部，周子美先生当年即辑印于《南林丛刊》之中。这些材料都是周子美先生非常熟悉，并作为自己编写新志的依据的。周庆云先生是周子美先生的叔父，他把同治、光绪以来的六、七十年间新资料，编撰为新的《南浔志》，一直写到宣统三年。周子美先生就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从抗战以后开始入手编写，收录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期间二、三十年的资料，续修成四卷《南浔志稿》到解放初期才撰写完成。这四卷的目录是：卷一，公署、学校、善举、灾祥。卷二，农桑、河渠、桥梁、祠堂人物。卷三，碑刻、著述。卷四，大事记、杂录。其中特别是卷三、卷四，搜集了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卷一、卷二则有不少不为人所重视的社会调查材料。如果联系上述三种《南浔镇志》一起研究，脉络贯通，那么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镇史，对于我们今天普遍开展地方史志的调查研究和撰写工作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曾为此书撰写序言说：“使每邑有人焉，能如子美之所为，纵无志科之设，其乡邦文献，必不泯没无传。”这在旧社会里只是空想，今天则完全可以有组织地搞起来了。章实斋曾论及方志编写：“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特立志科，且立为成法，俾如法记载，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周子美先生编写的《南浔镇志》，正是章学诚这种理论的一次实践尝试，值得我们重视和利用；现在书已献给学校，希望得到关心这项工作的同志们的重视。

· 学 史 ·